

几日前,朋友圈里流传一条关于“稻草定律”的微信,说路边的一根稻草如果没人搭理,它永远是一根稻草。有个卖白菜的人发现了这根稻草,用它捆绑了白菜,于是,这根稻草的身价就与白菜一样了,如果有个卖螃蟹的人发现了它,拿去捆绑螃蟹,这根稻草就与螃蟹一样的身价

【社会洞察】

稻草的价值与捆绑谁无关

□阮直

了。这条微信最后说:“由此得出结论,人的身价有时也像一根稻草,与自身无关,就看你与谁捆绑在一起,是结交什么档次的的朋友,具备了什么样的背景。人生之旅就像搭上什么类型的火车,就享受什么样的速度。”

可老夫我恰恰不觉得“稻草定律”是人生借鉴的宝典。稻草什么时候都是稻草,螃蟹什么时候都是螃蟹,不要以为自己与螃蟹捆绑在一起,卖了一个螃蟹价,稻草就是螃蟹了。“螃蟹”活着的时候,你稻草没有螃蟹的蛮霸,螃蟹死了,你稻草又回到了原点,可螃蟹的美味却是稻草永远不会散发的。稻草不要以攀龙附凤来提升自己的身价,稻草的价值在于它是稻米

【世说新语】

借鉴与超越

□邵一劭

都知道王羲之为一代书圣,也都知道王羲之的《兰亭诗序》为书法与文学艺术双璧。但是,王羲之的兰亭雅集,以至于光耀千秋的“兰亭序”文学艺术双璧,有着哪些“故实”、“借鉴与超越”,鲜为人知。

中国的古典园林,曾有“南兰亭,北金谷”之说。地因人而名,人因文而著。历史上的金谷与兰亭,包括相生相誉的《金谷诗序》与《兰亭诗序》,实与一个王羲之和石崇密不可分。

《兰亭诗序》者,包括作者,妇孺皆知;《金谷诗序》者,包括作者,知之者甚少。何为来哉?又,石崇者为何许人?

石崇者,西晋富豪文学家。元康初年,石崇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后历官太仆,征虏将军,累迁至侍中。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费。”与王恺、羊琇奢靡相斗富,乃至赌胆杀人。终因旧与赵王司马伦心腹孙秀有隙,被诬为司马允同党,与潘岳、欧阳建一同被族诛,并没收其家产。

石崇,一度在洛阳郊外的金山谷建造别墅,也是一座非常豪华的私家园林。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金谷园”。石崇的“穷奢极欲”与金谷园的“冠绝时辈”,在历史上都是有所记述的。石崇之《金谷诗序》,虽然其文字本身乏善可陈,书法亦不足称道,但是由于一代书圣王羲之一度借鉴,不失其为滥觞,所以也别有一番意味。

原来是这样的:

【谈古论今】

“随心所欲”之随想

□金新

洪迈的《容斋随笔》不仅内容繁复,涉及领域极为广泛,自经史诸子百家、诗词文翰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医卜、星历等,无不有所论说;而且议论精当,其考证辨析之确切,评价之精当,皆备受世人称道。近为某古籍出版社审读书稿,再次斟酌之中《意不在马》,不禁心有思焉。

其文有曰——

“汉上官桀为未央宫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遣诏辅少主。

“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其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

成长的母本,稻草孕育的米香是无无论多么横行霸道的螃蟹也无能为力的。稻草即便结束了自己有用的生命,沦为道边的“废草”,它也不会遭到鄙夷。

稻草只是攀龙附凤之后的自恋、得意才让人耻笑。不要以为“卖上个好价钱”就尊贵了。妓女就是把自己卖到巴黎红磨坊里一夜千金了,她还是妓女;武大郎与武松在一个屋檐下吃饭,他还是窝囊废;刘阿斗身为龙种,命运倒是注定了他被捆绑在蜀国的江山之上,可素质也决定着他还是一捆“稻草”,永远不会变成灵芝草。

“稻草定律”最可怕的是,它主张的价值观是不怕平庸,就怕你不会经营自己。因为成为稻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与“高贵者”捆绑。所以,现在有的女孩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有的男人说“有才华不如学历,有学历不如背景”。这种甘于稻草的人生行事心态,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成为稻草。可是,如果稻草多了,白菜、螃蟹少了,稻草去捆绑谁?稻草的命运只能是稻草捆绑稻草,那不就是一捆捆的草包聚堆了吗?

做人的“稻草定律”价值观是我们文化中的劣根之一,弱者一旦知道了自己的平庸,就不再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了,而是把自己捆绑在强者的战车之上,能“货与帝王家”的就为仕,不能“登堂入室”者就算去闯荡江湖也要找个“老大”当靠山,好狐假虎威。于是“青洪帮”、“哥老会”、“一贯道”、“红枪会”四处林立,如今没了这些帮派,可某些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不也是为稻草准备的山头吗?只要你山头做得大,从来不愁没有喽啰来。

不要以为是周文王捆绑了姜子牙,刘备捆绑了诸葛亮,让他们出山跟随圣君明主才有了大显才华的舞台。姜子牙、



金红/漫画

诸葛亮虽然隐居山野,可他们压根儿就不是稻草呀!你要真是稻草一根谁去理你。

人的社会不是卖白菜、螃蟹的农贸市场,真有准备不充分的主儿去路边捡稻草当绑绳的。更何况,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就是捆绑螃蟹的稻草命运时,他也不会再有“身价高”的优越感了吧。就算卖螃蟹的人没把你当稻草,可买螃蟹的人还是把你当成了稻草,并且还是“缺大德”的稻草,于是稻草还是没有躲开与垃圾抱团的命运。

人的价值还是自身的素质决定一切,把命运捆绑在别人的身上就如买彩票,中奖的总是有,但不一定就是你!

最近,中国内地乘客接二连三地在所乘飞机上打架,逼得飞机不是返航就是差点返航,让我很不明白,不就是坐飞机吗?至于那么戾气十足,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顾飞行安全、不顾国际影响,不知礼义廉耻,在离地万米高空大吵大闹甚至大动干戈吗?

手里有了点余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实施。然而只会掏腰包还不行,脑袋与手脚还得密切配合。

有些人一坐上飞机,便顿觉成了高等人物(其实只是高空人物),把空姐的微笑服务,当成使唤丫头一般;把飞机供应的餐点,看作是去饭店点菜吃饭;把飞机上的座椅,当成了家里的沙发。以

【生活直击】

飞机上的戾气从何而来

□孙贵颂

至于在那样狭小的空间内,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充当危险人物,演出一幕幕丑剧。有的直到被警察“请”下飞机,才感到后悔与害怕,可是已经晚了。

一位资深领队看到“泰国亚航泡面返航事件”的消息后在网上发帖,讲了自己带队出国时所遇到的几个事例,让人领教了某些国人的素质是多么低下。有一个客人去澳大利亚旅游时,不听导游“在酒店房间抽烟要被罚款”的告诫,竟然以身试法,结果刚抽了一口烟,马上招来了三辆消防车,要对吸烟者处罚1500澳币(9000人民币)。最后经过两个小时的讨价还价,澳方才“优惠”了300澳币。

其实,这种戾气不是在飞机上或境外才有的。

看看媒体的报道,我们的周围,平常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实在不少。湖北宜城市政法委书记吴光山因对停车交费不满意,就对收费员拳打脚踢;河南内乡县板场乡派出所的几名民警在执行公务途中,因一辆私家车轿车没有及时避让,便逼停对方,将其前挡风玻璃砸烂;北京一男子因为违规停车,与人发生争执,竟然兽性大发,当街将两岁女童活活摔死,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种种迹象表明,某些人的身上有一种暴戾之气,内心像装了火药一样,一点火就着,动辄拳脚相加,则则拔刀相向。主角既有升斗小民,也有权贵官员。至于将这种“全武行”打到了国外,只是国内的延续和重复而已,继而在万米高空辱骂和拍架,也是地面行为的复制和升级罢了。

长期以来,一些机构在宣传和教育国民,出国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形象,不要丢中国人的脸。岂不知,这种思维逻辑是本末倒置的。一些人在国内养成了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意加塞插队的不讲文明、不守道德的习惯,一旦到了飞机上或国外,怎么会瞬间改变呢?非但不会改变,变本加厉也说不定。媒体报道过的那些到美国拉斯韦加斯赌博的人,那些到泰国芭堤雅观看色情表演的人,不正如此吗?

因此,要转化和改变中国游客出境的不文明行为,遏制暴戾之气,必须从最基本的功课着手训练,这不妨就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开始起步吧。

《书谱》里面有所论述:“……是以右军之书未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乎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于敬以下莫不鼓舞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愚者也。”苏东坡甚至作过兰亭与金谷、逸少与季伦之比较:“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东坡题跋,右军斫脍图》)

“繁华事散逐香尘”。以歌舞女乐、椒房画阁骄世的金谷园,现在早已不知去处,奢侈荒淫的石崇亦落得一个被人耻笑的结局。然而,兰亭因其清山秀水,“一觴一咏”闻名天下,《兰亭诗序》亦成为千古传诵的巅峰之作。

石崇和王羲之皆为魏晋名人,一个是西晋时候的文学家,一个是东晋时候的书法家,前后相隔五十七年;又都同是出生于山东,一个出生在青州,一个出生在临沂。又因为都搞过雅集,都搞过文学艺术沙龙,都写过诗序,都是有名的美男子,所以很富于比较的意义。

日而语乎?不可同日而语乎?

笔者还想说,王羲之之于石崇,自是有所借鉴与超越;那么,活在当下的衮衮诸公,尤其是那些腰缠万贯而又财产来源不明的大小贪官、土豪,以及一堆一堆的书协主席、画院院长,从这石崇的身上,难道不也应该有所借鉴与超越吗?

是文对比鲜明,写出了封建时代“舌头没有骨头”的悲喜剧,表明在经验性治理的“人治”社会,即便堂堂“开明君主”,也往往因意气用事而胡乱赏罚以致草菅人命。皇上对上官桀,斥责时是“大怒”,上官桀磕头谢罪的同时巧妙地说了几句话,妙手回春;皇上对义纵,斥责时只是一般的“怒”,由于义纵老实,一时无言以对,皇帝就怀恨在心,另找借口把他给杀了,就像灭了一只蝼蚁。

这两个人所犯错误抑或所得的罪名是同一类型的,一个人幸运与另一个不幸的有违理性的结局,“法治”的眼光来看,系一种无法无天的“随心所欲”,此无疑是祸国殃民的非逻辑性治国思维横行的前提。

投稿邮箱:
qlwbzawen@163.com